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八十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玄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　荆王元景　漢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玄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徳妃生酆王元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

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

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為宫官與参

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仚成擁部落數萬人為邊害又
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仚成軍遇擊大破之斬
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並
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仚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
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
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
皆執之仚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
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

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勲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絶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時高祖晩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並分事宫府競求恩恵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

才賢為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宮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為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並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為陜東道行臺詔於管内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勑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

勅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又徳妃之父尹阿鼠所為横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徳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

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孑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勑並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内連嬖幸高祖所寵張

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宫親戚驕恣縱横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顔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宫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豳鄉懼罪馳告其事高祖託以他事

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絶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勦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傚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為建成内請封倫

又外為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巂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勑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尅平宇內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

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陜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況吾四方之主天下為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為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

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許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勲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羮此之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剋期舉事長孫無忌房

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為存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

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顔師古等欲令窮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廻馬將東歸宫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宫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

叔達進曰臣聞内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為惡釁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

鉅鹿王承義並坐誅太宗即位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諡仍依舊

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諡曰懷四年封太宗子泰為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太子以下送于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為嗣貞觀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進爵為王授并州總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暱公行攘敓境内六畜因之殆盡

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分遣左右戲為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至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則盡没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

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踈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

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曽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衮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劒二十人

黃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總管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内結宮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踈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内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為凡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並如故高祖將避暑太和宮二王當從元吉謂建

成曰侍至宫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程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閲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

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别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

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為子孝為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焉得為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為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

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絕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為海陵郡王諡曰剌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諡如故復以曹王明為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

小委之而去因為吏所捕送于長安為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謚曰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寛為嗣寛薨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為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為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玄武門為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爲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荆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爲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丕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

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

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及閒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期月宜冠恒冊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

元景久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前滿一千五百户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沈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為嗣降爵為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遜為嗣荊王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為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

懐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為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謂承乾曰願陛下早為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為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為家以萬姓為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包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

釁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辜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開疎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誅此凶慝順羣臣之願欲鷹鸇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没國除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

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為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禄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户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户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兾州大都督

陪葬獻陵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既得五十年為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餒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璀為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正員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為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别駕彭城長史坐

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壻
黜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
為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
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為
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為高祖所愛自登極
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
六年賜實封七百戸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

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授元嘉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

軌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為司空隆州刺史曽王靈夔為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為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黄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内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琅邪王沖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沖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譔少以

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琅邪王沖為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没者甚衆唯沖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為嗣韓王官至員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開元中封訥子叔璿為嗣韓王國子員外司業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

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荆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宫望其靈車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暕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員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

貞觀七年授兖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十年改封鄭王
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總章中累
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
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
謚曰惠陪葬獻陵子璥上元初封為嗣鄭王官至鄂州
刺史神龍初又封璥嫡子希言為嗣鄭王景龍四年嗣
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
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為太子詹事同正員卒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悵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

百户高祖崩去職毁瘠過禮自後嘗衣布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為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

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强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悦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

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反説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為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

復爵位仍封諸孫暉為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十年徙封虢王歴虢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莊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則天初

為曹州刺史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為申州刺史初黄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為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為僚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為嗣

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歴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
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為嗣虢王邕娶韋庶人妹為妻
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
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
為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
復嗣虢王還封二百户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
巨嗣别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徳六年封漢王八年改

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户十年改
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四
年歴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歴徐沁衛三
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脩墳墓優詔不
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子
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贓削爵次子詢
壽州刺史詢子微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
青光禄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

襲封嗣道王廣徳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鄶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户歷鄧梁黄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户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兖州都督麟徳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炅嗣神龍初封炅子孝先為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

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為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户拜壽州刺史後歷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轉石州刺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

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之者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為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户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鄭州

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為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亶子津為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隷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户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兖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六

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黄公譔結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次子謅封范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為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䕫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謅子道堅為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果隴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

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比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入為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為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為魯王改宇嗣鄒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頻任清列天寶中為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實

封滿千户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
金寶營求無厭為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
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為之語
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體貌洪大腰帶
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虢王鳳魏王恭狀
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
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安子永嘉王晫永隆中為復
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于家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

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將軍卒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滿千户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貞子南安王穎嗣神龍初封穎弟亮子曇為嗣密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

年賜實封八百户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闗鑰閉開須有常凖鳩合散樂并集府僚嚴闗夜開非復一度遏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罝志從禽之娱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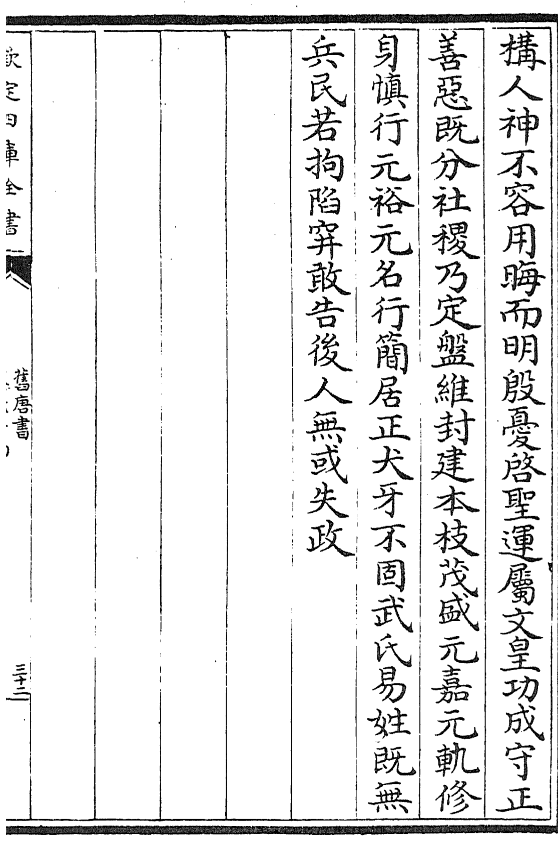
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為娛晉陵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令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與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户及親事帳内

之半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兾州都督陪葬獻陵子長樂王脩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並陷詔獄神龍初以脩琦弟脩琣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别駕卒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畀重離道非出震雖

居嫡長寧固鎮鎡况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修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册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權則束手為制其望本支百世也不亦難乎

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



搆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
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
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
兵民若拘陷穽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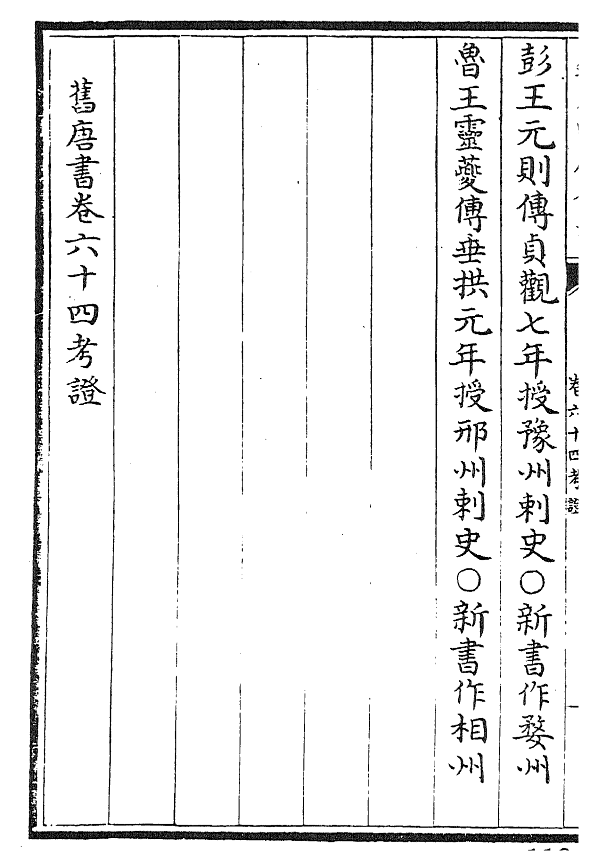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六十四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

隱太子建成傳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新書作將兵萬人

荆王元景傳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為嗣荆王○新書以孫元逖嗣唐代重諱無孫同祖名者應從舊書

韓王元嘉傳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新書作遷滑州



彭王元則傳貞觀七年授豫州刺史○新書作婺州

魯王靈夔傳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新書作相州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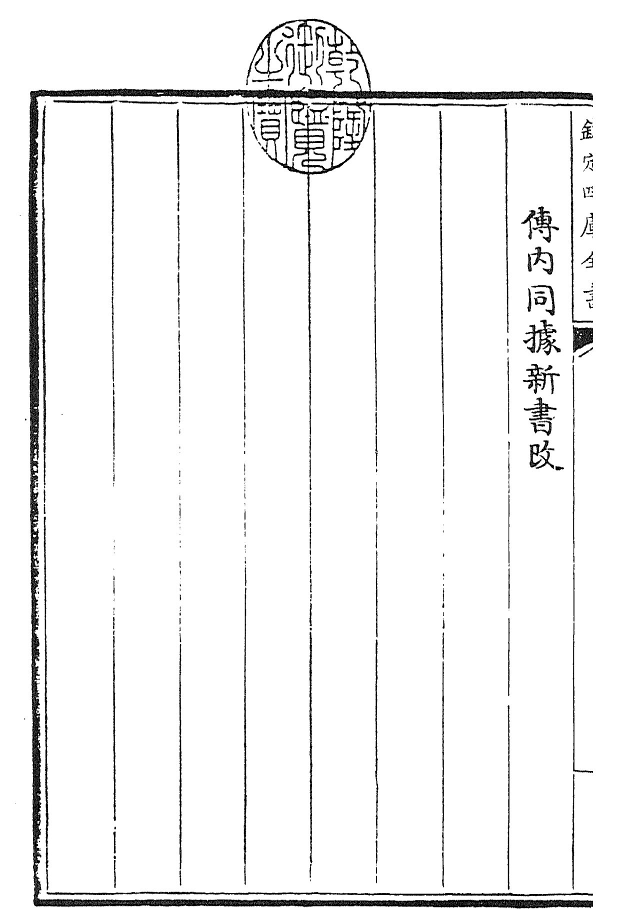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三第二頁前四行惟激賞倫刋本激訛擊今改

第五頁前七行祖劄後梁宣帝刋本劄訛察據周書改

第八頁前四行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刋本勅訛刺推文義改

第十頁後七行累牘奏云刋本牘訛獨今改

卷六十四第一頁後二行霍王元軌刋本軌訛軏



傳內同據新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張燿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八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五

高士廉 子履行 貞行　長孫無忌

高儉字士廉渤海蓚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勱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隋

司隷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為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為朱鳶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

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絶交趾太守丘和署為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横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為孝感之應時欽州甯長眞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説曰長眞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内離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為行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眞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

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為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户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黄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為安州都督

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别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

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躶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輙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五年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為縣公奨鑒人

倫雅諧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敎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諜仍憑據史傳考其眞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

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秪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

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
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
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
以崔幹為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
廉物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
以佐命功並代襲刺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
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攝太
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

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資訓導比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袪蒙滯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

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叙說生平流涕歔欷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師崇仁里私第時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為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為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將

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殁之後或
至親臨内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輙迴宸
駕䰟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
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於馬前流涕帝乃還
宫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士廉祖父洎
身並為僕射子為尚書甥為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
至行純行眞行審行愼行及喪柩出自横橋太宗登故
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

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
憂哀悴踰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毀不滅性汝
宜强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
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諭曰古人
立孝毀不滅身聞卿絶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
傷生之累俄起為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禄大夫襲爵申
國公永徽元年拜戶部尚書檢討太子詹事太常卿顯

慶元年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為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洩詔付真行令自懲誡真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屍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為睦州刺史卒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

第三兄初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為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曽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光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畧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宫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

籖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為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彦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宫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候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户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勲地

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卧内其年拜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番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决孰為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擊之為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

滅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踈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為誡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為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

四人以元勲各封一子為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

先夏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為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脩條而抱

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恒山之義情有炎
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
葉鸋雀喧乎下枝慙已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
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
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
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
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
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

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

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祐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歷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迍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

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
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
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
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改封
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
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
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
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

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鄖國公張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荊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

革緬維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於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為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

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
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
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
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
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絶誠有可哀此其不可
三也當今聖歷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
道之目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
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兹一舉爲

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欵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襃崇勲德既勒銘於鍾鼎又圖形

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
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
恭故司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
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
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大將軍
揚州都督褒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蘷國公弘基故
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陜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
開山故荆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順

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禄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
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郯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
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
户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禄大夫户部尚書莒國公
唐儉光禄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
公秦叔寶等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
國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
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脤廟堂闢土

方面重氛載鄜王略遐宣並契闊屯夷劬勞師旅贊景
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勲冠冕列辟昌言直
道牢籠搢紳宜酌故實弘兹令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
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決
御兩儀殿羣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
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
於牀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

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寮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

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絶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兾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

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
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
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
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
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
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
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
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

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遥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
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
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
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
人臣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
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
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
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録將擢用之比者上疏

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絶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絶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旱上疏

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諭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為畫贊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為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為皇后卿等以為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

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
言而立昭儀為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
心甚銜之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
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
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為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
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
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
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

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忌知事露即為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為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

亦有大勲與無忌不别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髪若少遲延恐即生變惟請早決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説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

並除名流於嶺外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
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
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
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
公之祀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為內史令東都
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
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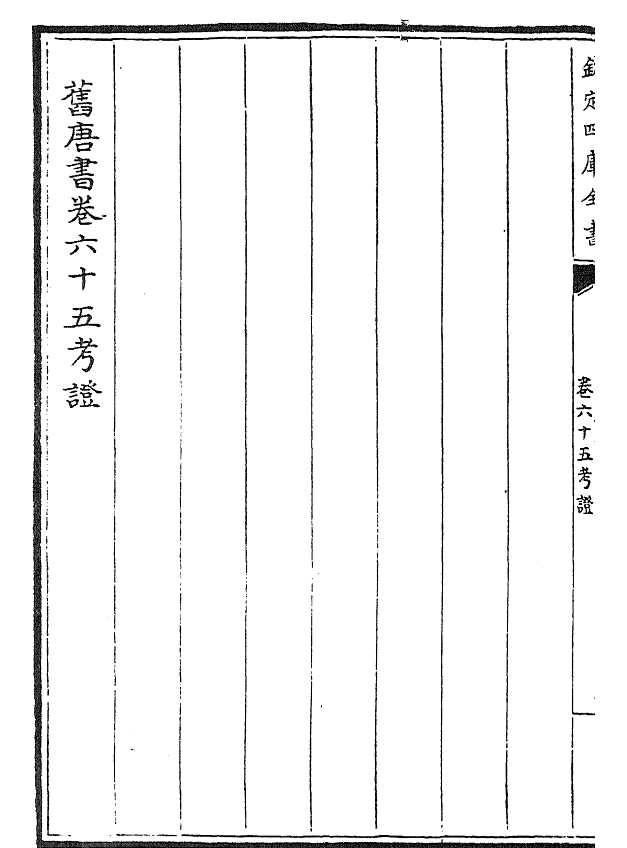
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賞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惑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勲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為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

贊曰嚴嚴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謂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長孫無忌傳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臣德潛按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子抗抗子觀無旃名且抗早卒觀襲祖爵此云旃襲且封齊二史互異

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新書無忌孫名元翼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八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六

房玄齡 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 弟楚客 叔淹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父彦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

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
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
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諸后藩枝
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
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
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
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
覩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

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温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勲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

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内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為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説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

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勠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陜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稾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

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為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

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

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寛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玄齡頻表請

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
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
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黃閤庶政惟和輔翼春
宮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
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
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
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
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為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

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𤣥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𤣥齡遂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讃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

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
高祖太宗實録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
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勅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
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
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廪並委令處
分發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誡慎尋與中書侍
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
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

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艶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歴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歴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黄門侍郎褚

遂良上疏曰君為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
茍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
劒仗義而起平諸冦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
為臣之懃玄齡為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
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為匹且武德初策
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亂干
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
身縻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

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勲庸無此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玄齡齒髪薄其所為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勲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為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

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宫授司農卿李緯為
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
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
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為當時準
的如此二十三年駕幸玉華宫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卧
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宫所乘擔轝入殿將至御座乃下
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勑遣名醫救療
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損太宗即喜見顔色如聞

增劇便為改容悽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今古為中國患害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

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

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握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蹔飛則花藹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絶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

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

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略若必欲絶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寃痛也且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内為舊王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

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叙别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訣即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册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

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為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壻禮秩絶異主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

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為庶人停玄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高祖徽周河内太守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為須少禄俸耳遂

補湰陽尉尋棄官而歸太宗平京城引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陜州總官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𤣥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為府屬後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累遷陜東道大行臺司勲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

三百户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為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為冠首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懐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唯杜如晦與房𤣥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𤣥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𤣥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

仍總監東宮兵馬事號為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為尚
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
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
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
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
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
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
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其子左千牛構為

尚舍奉御㝷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
司空徙封萊國公謚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
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勲舊痛悼于
懷卿體吾此意為制碑文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
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玄齡黄銀
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
見公因泫然流涕又曰朕聞黄銀多為鬼神所畏命取
黄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

平生及曉以告玄齡言之歔欷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
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
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構襲爵官至慈州
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
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
乾謀反坐斬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
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
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慍色洛陽平淹當死楚

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内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刭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隱於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為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為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

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後歷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悅承乾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泰聰明可為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釁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于家尋授虔化令卒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為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

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為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太宗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巂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黄金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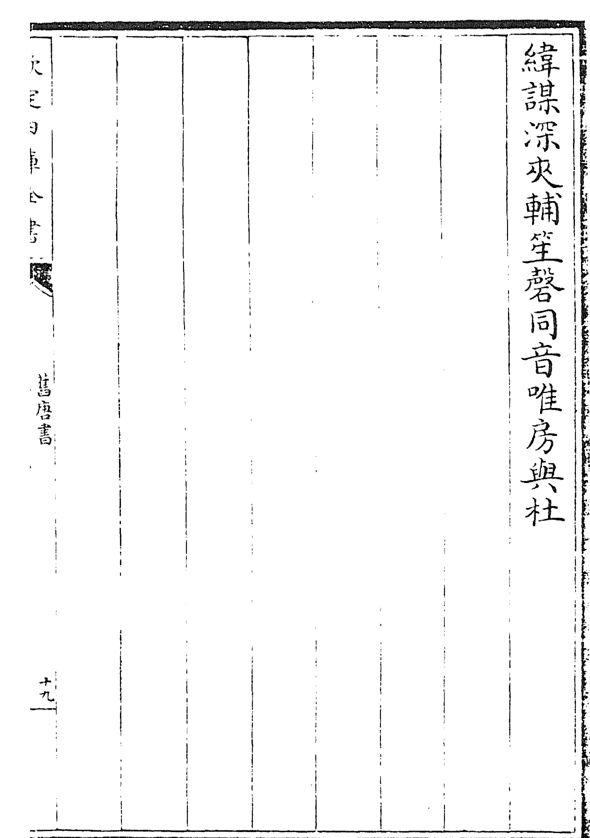
兩及即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户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邳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决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爾可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

義有犯無隱卿稱懷道為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為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為仍仕其世既食其祿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

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旣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可為備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無忌不協為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匹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少卿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為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莱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産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啟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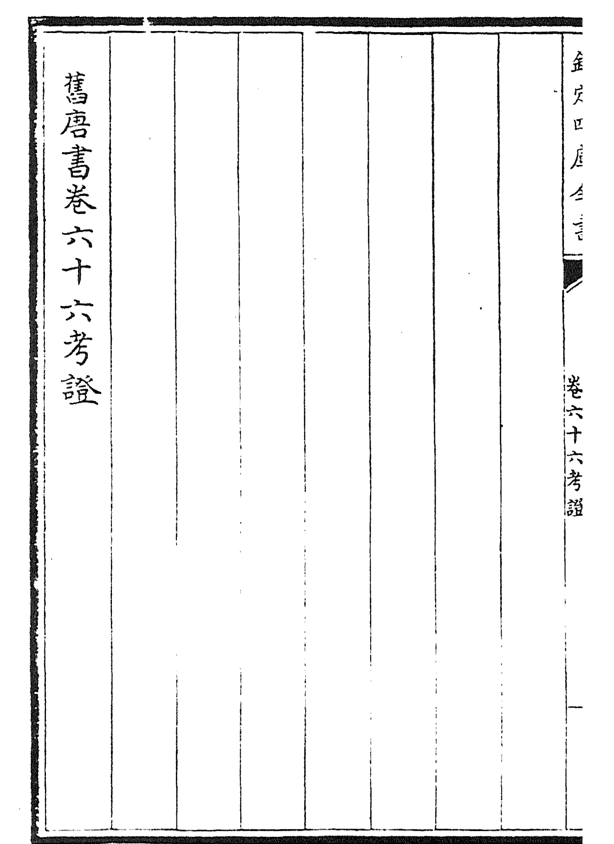
緯謀深夾輔筆磬同音唯房與杜

舊唐書卷六十六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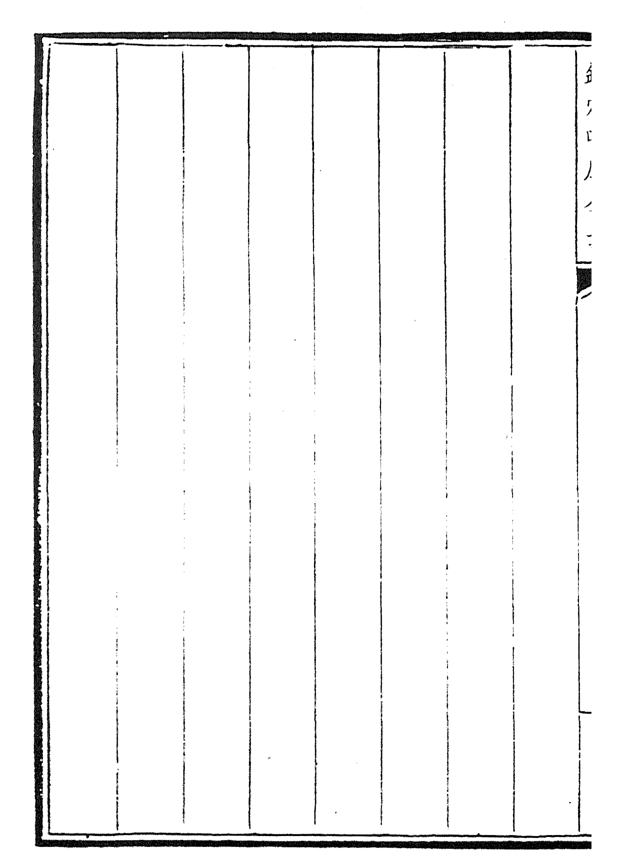
房玄齡傳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沈炳震曰隋書房彥謙傳父熊釋褐州簿不載其字新書宰相世系字子彪据此子字下闕彪字而繹乃釋字之譌也考地理志初無褐州

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為庶人○新書貶銅陵尉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謹案卷六十五第三頁前四行地居水側者頃直
千金刋本頃訛須據新書高儉傳改
第八頁後五行鄭仁泰案新書作鄭仁恭必有一
誤檢新舊書俱無傳太宗紀及建成元吉傳所
載九人亦無之姑仍其異
卷六十六第八頁前四行太宗遽改授緯路州刺
史案新書作改太子詹事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張燿臺